

飞狐外传

(香港)
金庸 著



鹭江出版社

• 上 •

飞狐外传

(香港)
金庸 著



鹭江出版社

• 中 •

飞狐外传

(香港)
金庸 著



鹭江出版社

• 下 •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上)

(香港) 金庸著

鹭江出版社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中)

(香港) 金庸著

鹭江出版社

6.4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下)

(香港) 金庸 著

鹭江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8号

飞狐外传

(上中下)

(香港)金庸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9.75 插页6 字数644000

1985年1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60001—90000册

ISBN 7-80533-844-2

I·167定价(上中下)16.20元

内容简介

**飞狐平定江湖怨 冷月宝刀斩群奸
不读金庸武侠 遗憾终生!**

香港金庸，是名震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大宗师，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最高水平。本书是金庸系列武侠小说中，最具代表性，最为畅销的作品之一。

一柄“冷月宝刀”引起天下武林高手大拼杀，引出一段错综复杂的武林恩怨。“冷月宝刀”乃辽东大侠胡一刀的遗物，十八年前金面佛苗人凤误伤好友胡一刀，造成终身遗憾。十八年后，胡一刀儿子胡斐长大成人，身怀绝艺，追查仇人，为父报仇。然而，江湖险恶，武林迷离，恩怨难解……

乾隆皇帝私生子福康安，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，意图对付红花会，搞乱武林，一举消灭反抗满清武林势力。胡斐与红花会群雄互相配合，击破了福康安的阴谋，团结了天下武林。胡斐也终于寻找到了杀父仇人——豪气千云的大英雄，意中人的父亲金面佛苗人凤，胡斐为父报仇的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……

目 录

-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(1)
- 第二章 宝刀和柔情(27)
- 第三章 英雄年少(52)
- 第四章 铁厅烈火(109)
- 第五章 血印石(154)
- 第六章 紫衣女郎(192)
- 第七章 风雨深宵古庙(236)
- 第八章 江湖风波恶(272)
- 第九章 毒手药王(301)
- 第十章 七心海棠(331)
- 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(352)
- 第十二章 古怪的盗党(376)
- 第十三章 北京众武官(430)
- 第十四章 紫罗衫动红烛移(458)
- 第十五章 华拳四十八(485)
- 第十六章 龙潭虎穴(526)
- 第十七章 天下掌门人大会(546)
- 第十八章 宝刀银针(595)
- 第十九章 相见欢(629)

第二十章	恨无常	(677)
后 记	(725)
	附：雪山飞狐	(727)
后 记	(943)

第九章 毒手药王

两人都知苗人凤这次受毒不轻，单单听了那“断肠草”三字，便知是厉害之极的毒药，眼睛又是人身最娇嫩柔软的器官，纵然请得名医，时候一长，也必无救，因此早治得一刻便好一刻。两人除了让坐骑喝水吃草之外，不敢有片刻耽搁，沿途买些馒头点心，便在马背上胡乱吃了充饥。

如此不眠不休的赶路，钟胡两人武功精湛，虽然两日两夜没睡，尽自支持得住，胯下的坐骑在途中已换过两匹，但这一日赶下来，也已脚步踉跄，眼见再跑下去，非在道上倒毙不可。钟兆文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只好让牲口歇一会儿。”胡斐应道：“是！”心想：“倘若我骑的是袁姑娘那匹白马，此刻早已到了洞庭湖畔了。”一想到袁紫衣，不自禁探手入怀，抚摸她所留下的那只玉凤，触手生温，心中也是一阵温暖。

两人下马，坐在道旁树下，让马匹吃草休息。钟兆文默不作声，呆呆出神，皱起了眉头。胡斐知道此行殊无把握，问道：“钟二爷，那毒手药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？”钟兆文不答，似乎没听见他的说话，过了半晌，突然惊觉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胡斐见他心不在焉，知他是挂念苗人凤的病况，暗想此人虽然奇形怪状，难为他很够义气，本来与苗人凤结下了梁子，这时竟不辞烦劳地为他奔波，想到此处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钟二爷，昨天多有得罪，真是惭愧得紧。晚辈要是早知三位如此仗义，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冒犯。”

钟兆文咧开阔嘴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算得什么？苗大侠是响当当的好汉，我三兄弟倘若见危不救，那还是人么？小兄弟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兄弟和苗大侠虽没交情，总还有过一面之缘，你可跟他见都没见过呢。”

其实数年之前，胡斐在商家堡中曾见过苗人凤一面，只不过胡斐知道这事，苗人凤却在当时就对那个黄黄瘦瘦的小厮视而不见。更早些时候，在十八年之前，胡斐生下还只一天，苗人凤在河北沧州的小客店中也曾见过他，这件事苗人凤知道，胡斐可不知道。

但苗人凤那里会知道：十八年前那个初生婴儿，便是今日这个不识面的少年英雄？

钟兆文又问：“你刚才问我什么？”胡斐道：“我问那毒手药王是怎么样的人物。”钟兆文摇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胡斐奇道：“你不知道？”钟兆文道：“我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了，可是谁也不知毒手药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。”

胡斐好生纳闷，心想：“我只知道你必定知晓此人的底细，否则也可向那张飞雄打听个明白。”钟兆文猜到了他心意，说道：“便是那张飞雄，也未必便知。不，他一定不会知道的。”胡斐“啊”了一声，不再接口。

钟兆文道：“大家只知道，这人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。”胡斐道：“白马寺？他住在那里么？”钟兆文道：“不，白马寺是个市镇。”胡斐道：“想是他隐居不见外人，所以谁都没见

过他。”钟兆文又摇头道：“不，有很多人见过他。正因为有人见过，所以谁也不知他是怎么样的人物，不知他是胖还是瘦，是俊是丑，是姓张还是姓李。”

胡斐越听越是糊涂，心想既然有很多人见过他，就算不知他姓名，怎会连胖瘦俊丑也不知道？

钟兆文道：“有人说毒手药王是个相貌清雅的书生，高高瘦瘦，象是个秀才相公。有人却说毒手药王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，就象是个杀猪的屠夫。又有人说，这药王是个老和尚，老得快一百岁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还有人说，这药王竟然是个女人，是个跛脚驼背的女人。”

胡斐满脸迷惘，想笑，却又笑不出来。

钟兆文接着道：“这人既然称号药王，怎么会是女人？但说这话的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德高望重，素来不打谎语，不由得人不信。可是那些说他是书生、是屠夫、是和尚的，也都不是信口雌黄之辈，个个言之凿凿。你说奇不奇怪？”

胡斐离开苗家之时，满怀信心，料想只要找到那人，好歹也要请了他来治伤，至不济也能讨得解药。此时听钟兆文这么一说，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，是怎么样一个人也无法知道，却又找谁去？转念一想，说道：“是了！这人一定擅于化妆易容之术，忽男忽女，忽俊忽丑，叫人认不出他的真面目来。”

钟兆文道：“江湖上的朋友也都这么说，想来他使毒天下无双，害得人多，结仇太广，因此躲躲闪闪，叫人没法找他报仇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，却又不是十分偏僻之处，要寻上门去，也算不得怎么为难。”

胡斐道：“这人用毒药害死过不少人么？”钟兆文悠然出神，道：“那是没法计算的了。不过死在他手下的人，大都自

有取死之道，不是作恶多端的飞贼大盗，便是仗势横行的土豪劣绅，倒没听说有那一个侠义道死在他的手下。但因他名声太响，有人中毒而死，只要毒性猛烈，死得奇怪，这笔账便都算在他头上，其实大半未必便是他害的。有时候两个人一南一北，相隔几千里，同时中毒暴毙，于是云南的人说毒手药王到了云南，辽东的人却说药王在辽东出没。这么一宣扬，这个人更是奇上加奇了。近来已好久没听人提到‘毒手药王’四字，想不到苗大侠的中毒竟会和他有关。唉，既是此人用的药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住摇头。

胡斐心想此事果然极难，不知如何着手是好。钟兆文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小兄弟，有一件事你千万记住，一到了白马寺，在离药王庄三十里之内，可千万不能喝一口水，不能吃一口东西，不管饥渴得怎么厉害，总之不能让一物进口。”

胡斐见他说得郑重，当即答应，猛地想起，当他陪着自己离开苗家之时，钟兆英和钟兆能脸上都是不但担忧，简直还大有惧色，想来那药王的“毒手”定是非同小可，以致象钟氏三雄那样的人物！胆敢向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苗人凤挑战，一听到“毒手药王”的名字却是心惊胆战。自己不知厉害，真把天下事瞧得太过轻易了。

他过去牵了马匹，说道：“咱们不过是邀他治病，或是讨一份解药，对他并无恶意。他最多不肯，那也罢了，何必要害咱们性命？”钟兆文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年纪还轻，不知江湖上人心险诈。你对他虽无恶意，但他跟你素不相识，怎信得你过？眼前便是一个例子，刘鹤真对苗大侠绝无歹意，却何以弄瞎了他的眼睛？”胡斐默然。钟兆文又道：“何况这毒手

药王仇家遍天下，许多跟他毫无干系的毒杀也都算在他的账上，焉知你不是他仇家的子弟？此人生性多疑，出手狠毒，否则‘药王’之上，何以又加‘毒手’两字？这个惊心动魄的外号，难道是轻易得来的么？”

胡斐点头道：“钟二爷说的是。”钟兆文道：“你若看得起我，不嫌我本领低微，那便兄弟相称，别爷不爷的，叫得这么客气。”胡斐道：“你是前辈英雄，晚辈……”钟兆文拦着他的话头，大声道：“呸！呸！小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三兄弟跟你交手之后，佩服你得紧。若你不当我朋友，那便算了。”胡斐也是个性子直爽之人，于是笑着叫了声：“钟二哥。”

钟兆文很是高兴，翻身上了马背，道：“只要这两头牲口不出岔子，咱们不用天黑便能赶到白马寺。你可得记着我话，别说不能吃喝，便是摸一摸筷子，也得提防筷子上下了剧毒，传到你的手上。小兄弟，你这么年纪轻轻，一身武功，若是全身发黑，成了一具僵尸，我瞧有点儿可惜呢！”

胡斐知他这话倒不是危言耸听，瞧苗人凤只撕破一封信，双眼便瞎，现下走入毒手药王的老巢，他哪一处不能下毒？心想钟兆文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决非胆怯之徒，他说得如此厉害，显见此行万分凶险，确是实情。他明知险恶，还是义不容辞地陪自己上白马寺去，比之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地乱闯，更是难得了。

两匹马休息多时，精力已复，申牌时分到了临资口。两人让坐骑走一阵跑一程，不多时已到了白马寺镇上。镇上街道狭窄，两人生怕碰撞行人，多惹事端，于是牵了马匹步行。

钟兆文脸色郑重，目不斜视，胡斐却放眼瞧着两旁的店

铺。将到市梢时，胡斐见拐弯角上挑出了药材铺的膏药幌子，招牌写着“济世堂老店”，心念一动，解下腰间单刀，连着刀鞘捧在手中，说道：“钟二……哥，你的判官笔也给我。”

钟兆文一怔，心想到了白马寺镇，该当处处小心才是，怎地动起兵刃来啦？但想镇上必有药王的耳目，不便出口询问，于是从腰间抽出判官笔，交了给他，低声道：“小心点，别惹事！”

胡斐点了点头，走到药材铺柜台前，说道：“劳驾！我们二人到药王庄去拜访庄主，不便携带兵器，想在宝号寄放一下，回头来取。”坐在柜台后的一个老者听了，脸露诧异之色，问道：“你们去药王庄？”胡斐不等他再说什么，将兵器在柜台上一放，双手一拱，牵了马匹便大踏步出镇。

两人到了镇外无人之处，钟兆文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这一手真成。钟老二服了你啦，真亏你想得出。”胡斐笑道：“硬着头皮充好汉，这叫做无可奈何。”原来他想这镇上的药材铺跟药王必有干连，将随身兵器放在店铺之中，店中定会有人赶去报讯，那便表明自己此来绝无敌意。虽然空手去见这么一个厉害脚色，那是凶险之上又加凶险，但权衡轻重，这个险还是大可一冒。

两人顺着大路向北走去，正想找人询问去药王庄的路径，忽见西首一座小山之上，有个老者手持药锄，似在采药。胡斐见这人形貌俊雅，高高瘦瘦，是个中年书生，心念一动：“难道他便是毒手药王？”于是上前恭恭敬敬地一揖，朗声说道：“请问相公，上药王庄怎生走法？晚辈二人要拜见庄主，有事相求。”

那人对胡钟二人一眼也不瞧，自行聚精会神地锄土掘

草。胡斐连问几声，那人始终毫不理会，竟似聋了一般。

胡斐不敢再问，钟兆文向他使个眼色，两人又向北行。闷声不响地走出一里有余，胡斐悄声道：“钟二哥，只怕这人便是药王，你瞧怎么办？”钟兆文道：“我也有几分疑心，可万万点破不得。他自己若不承认，而咱们认出他来，正是犯了他的大忌。眼前只有先找到药王庄，咱们认地不认人，那便无碍。”

说话之时，曲曲折折又转了几个弯，只见离大路数十丈处有个大花圃，一个身穿青布衫子的村女弯着腰在整理花草。

胡斐见花圃之后有三间茅舍，放眼远望，四下别无人烟，于是上前几步，向那村女作了一揖，问道：“请问姑娘，上药王庄走那一条路？”

那村女抬起头来，向着胡斐一瞧，一双眼睛明亮之极，眼珠黑得象漆，这么一抬头，顿时精光四射。胡斐心中一怔：“这个乡下姑娘的眼睛，怎么亮得如此异乎寻常？”见她除了一双眼睛外，容貌却是平平，肌肤枯黄，脸有菜色，似乎终年吃不饱饭似的，头发也是又黄又稀，双肩如削，身材瘦小，显是穷村贫女，自幼便少了滋养。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、七岁，身形却如是个十四、五岁的幼女。

胡斐又问一句：“上药王庄不知是向东北还是向西北？”那村女突然低下了头，冷冷地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语音却甚是清亮。

钟兆文见她如此无礼，脸一沉，便要发作，但随即想起此处距药王庄不远，什么人都得罪不得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去吧，那药王庄是白马寺大大有名之处，总不